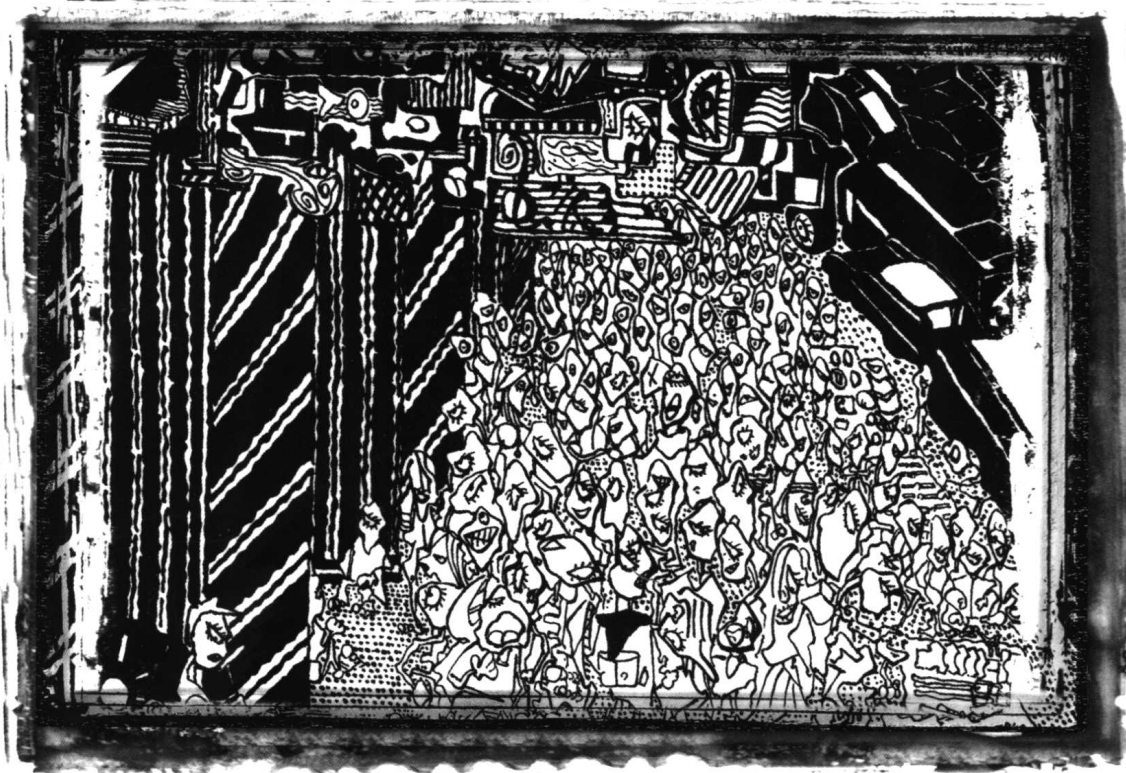


# 这本书

这本书没有要献给谁  
但送给买它的人

T H I S ① B O O K



文·画/黄俊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本书/黄俊郎著.-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4.3

ISBN 7-80690-378-X

I. 这… II. 黄… III. ①漫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J228.2②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 (2004) 第016165号

**【这本书】 book.01**

---

作者/黄俊郎

策划/驼铃歌文化

版权提供/华人版图

责任编辑/王华

出版发行/江西美术出版社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330025)

制版/北京图文天地中青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80×260mm 1/16

印张/ 9

书号/ ISBN 7-80690-378-X/J·1166

出版日期/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第1次印刷

定价/ 32.80元

# 阿

郎——这个从方文山口中跟我提起过，但又从我左耳飞出的名字。过了几个月，后来又在方文山的座位发现一个长发飘逸但脸不搭的年轻人，一问之下，喔...阿郎，喔...你就是阿郎啊！文山跟我提起过你，于是就这样开始了有些交往。

我其实一直很佩服那些不在乎外在事物而存在自己世界的艺术工作者，因为那.....很像我...以前的我。

你若不知道他的才华，看到他，可能觉得他跟一般流浪汉没两样，我有时真的看不下去了，我把一些衣服、球鞋、裤子....给他，希望他换上，至少可以当个干净的艺术啊。

但....过了一阵子，他又开始穿起那些流浪汉装，我...改变不了他。但看了这本书.....你会被改变。

从很久以前，我就想出“这本书”。

为什么？因为想书名很累。

从很久以前，我就想写这样的序。

为什么？因为写序更累。

文山站在旁边问我：“阿郎，你，你序写这样就完了吗？”

“嗯！”我说。

“啊！对了，谢谢你愿意帮我出书，还有杰伦帮我写序，我很感动。因为正常人不会这样！”我又说。

每个人只会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

每個人在看到之後只會想起自己有關的東西

每個人在以為已經看透某些事情的真理時其實已經被看穿他的價值觀和思考的東西

這本書

應該也不例外

# THIS BOOK

## 开 场 白

关于一开始，它是白的  
因为它没有东西  
关于中间，它是猜测的  
因为它还没被翻到  
关于结尾，它是黑的  
因为什么都不再剩下

## 关于这本书

它 则 是 书 名



## 第 一场 ■ 抽 象

---

你说我一点都不了解你  
请不要自以为已经看见具体而实在的你

于是你化身成我和朋友聊起了这件事



“你的画难道不能再写实一点吗？”他说。

“聊一下你的日子吧！”我说。

“没什么，只是一连串的无聊！”他开始说了很多。

“能再清楚些吗？”我说。

“好啊！”他说了更多。

“那么，你想必已经看清楚一切了吧！”我说。

“笨蛋！”他笑了，“谁能看清楚呢？每个人只能看见他自认为清楚的部分啊！然后我和你就开始争论了。因为，我们看见的部分不同啊！甚至，狗和猫它们看的世界也不同啊！”。

“是啊！”我说。

“更何况我的世界简直像一团乱呢！太多东西被放进果汁机里，出来时只是一杯分不清的液体啊！谁能看得清楚呢！”他又说。

“是啊！”我说。

“我懂了！”他突然说。

“怎么啦！”我说。

“没什么！”他说。

我们继续喝着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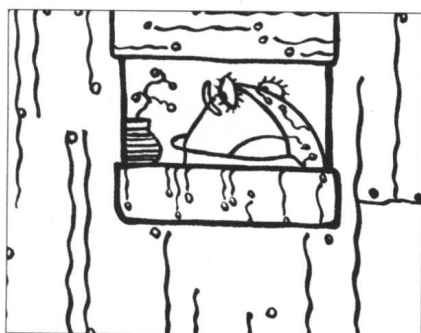
偶尔，会闻到身上的烟酒味



偶尔，会闻到身上的香水味



偶尔，会闻到身上的铜臭味



就是闻不到人情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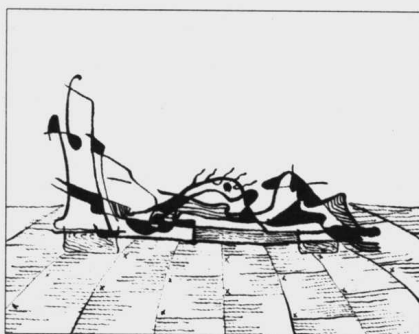
我想用一种方式 和过去的我以及现在的你 打声招呼  
那就是这本书



开始变得成熟是在最痛苦的时候才换到的



想要追求梦想是在最空虚的时候才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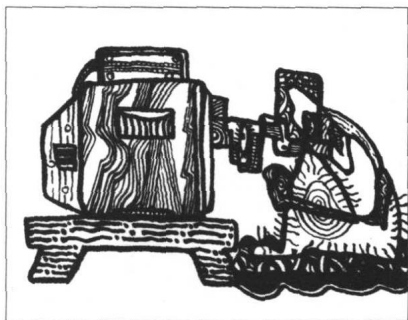
睡过最舒服的觉是在很累的时候才发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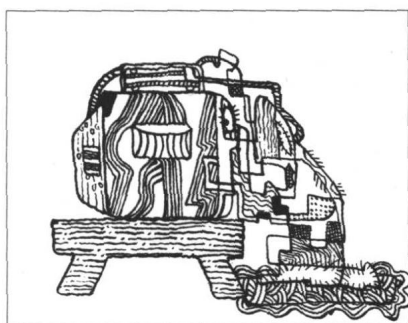
得过最珍贵的东西是在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的



今天的夜里有点冷 我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 拼命地想某种已经失去的东西  
那是一种失去 包含了一大堆的失去 不过我好像没有要后悔的意思  
如果没有那些失去 我应该就不会站在有风和飞蛾的阳台上了  
由于隔壁小孩的哭闹声 我突然发现  
并不是我失去了什么东西 而是 我拥有过那些东西



有时候，电视里的节目并没有什么可看的



但大家还是宁愿不停地变换频道，不肯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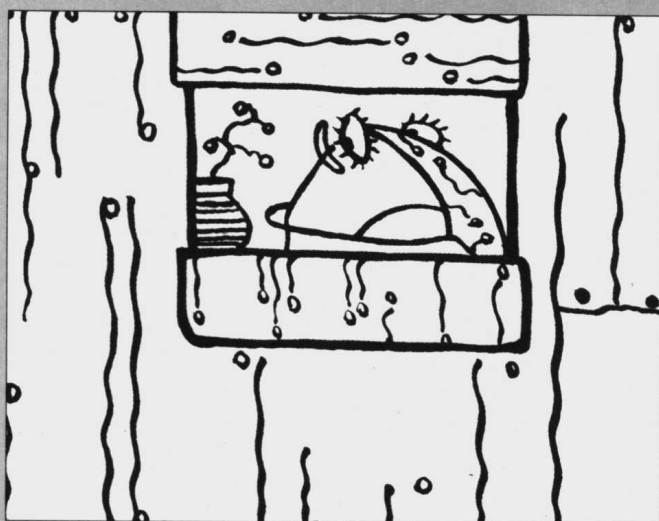
有时候，都市里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可取的



但大家还是宁愿不停地装饰外表，不肯改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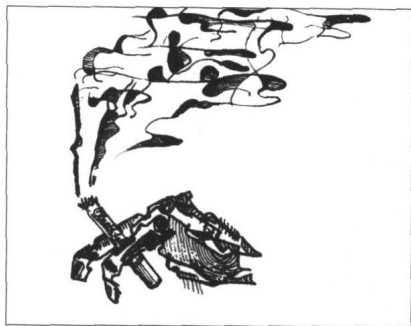


我在四年前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画了这些画 然后 又花了二年半的时间睡觉  
那二年半里 没有画 没有工作 没有钱 惟一我拥有的 只有恐惧 但我就是起不来  
直到半年前 仿佛服了“左多巴”似的 我醒了过来 只是  
我再也无法回到那段积极的日子  
只能 很缓慢地 把这本书完成 带着愈来愈无法控制的暴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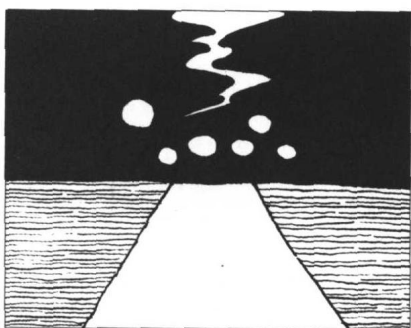


“.....”

没有为什么  
只是突然觉得  
有些事情      不需要讲得让别人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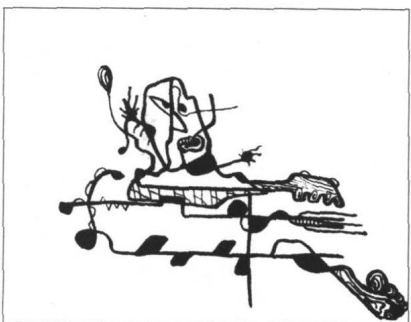
总是，会看着手里的香烟发呆



总是，会看着遥远的灯光发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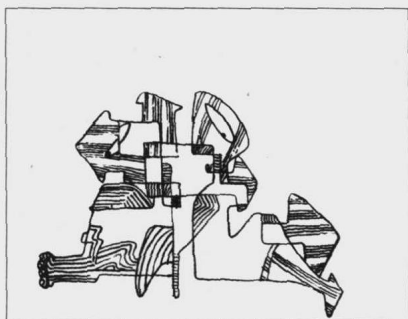
总是，会看着眼前的人群发呆



也许，总是在看着自己的日子发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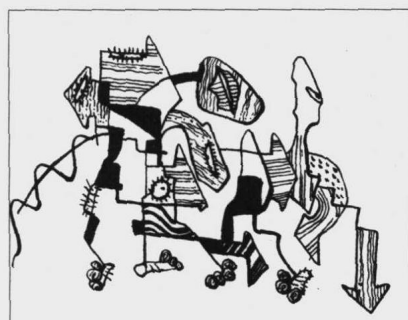
“你到底想完成什么东西？”很多人这样问我 我只能敷衍一番  
 因为 会问的人我怎说他都不了解 真正了解的人根本就不会问  
 当然 不在乎的人也不会问  
 我并没有想完成什么特定的东西 就像 没有人了解生命是什么  
 但是大家一样在过生活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都市只剩下一些箭头



和一堆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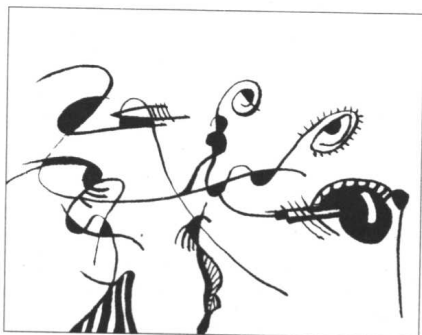
我们只好照着别人说的箭头方向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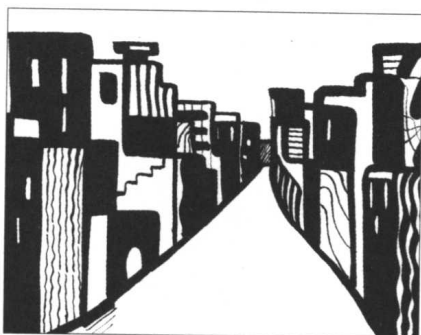
我们只好活在自己名字的格子里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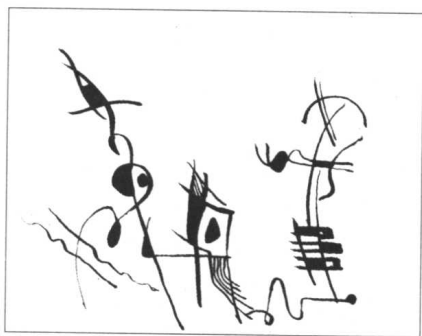
怎么样都挤不出一丁点东西 常常会有像老乳牛一样的情形  
不晓得自己是不是老了 不过 毕竟我不是乳牛  
我想挤的也不是牛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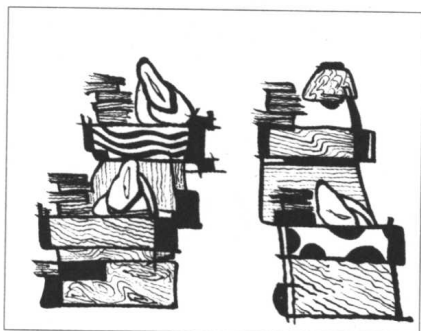
愈来愈多人想要知道生命的意义



也许  
是因为身边的东西愈来愈没有意义



愈来愈多人想要知道生活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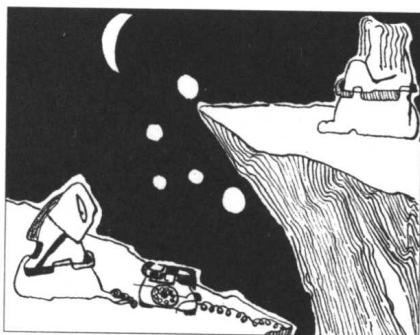
大概  
是因为我们的追求开始只讲求目的



这样过日子好吗?  
常常听到别人这样问着另一个人或自己  
不过 大家只是问问而已 没有什么恶意  
也没什么太多的担心



我躺在那里      在眼镜还没被踩破之前      我知道  
那是一双高跟鞋      有个人也穿过  
不过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然后      仍和以前一样      我看着高跟鞋离开  
用最卑微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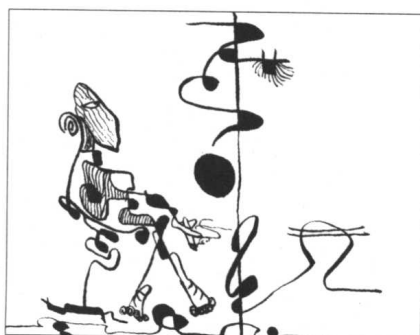
想念一个人的时候，距离成了一种温柔



离开一个人的时候，距离成了一种借口



害怕一个人的时候，心情成了一种寂寞



想要一个人的时候，寂寞成了一种享受



我一直在担心地想着 那一天 我再也写不出 画不出一些我称之为“我爽”的东西  
那一天 我再也不会去想那些我称之为“我爽”的事情  
我一直很担心地想着  
或许 光是这种担心就够让我写一堆东西  
光是这种担心 就够让我想一堆事情